

情暖  
人间

不论身居小城,还是异乡游子,因为共同的“旅顺记忆”成为群友,品咂家乡故事,诉说乡情乡恋

## 岁末多寒意 心暖是故乡

趣到钻研,邹祁把旅顺地理以及与旅顺地理有关的半部近代史嚼了个稀烂。这个理工男,四年前还是旅顺工业局的管理干部,因为在“讲述旅顺故事”方面有了点名气,调到现在的单位任办公室主任,真正实现了兴趣和工作的高度统一。

“2019旅顺故事新编”群是邹祁在今年1月2日创建的,他在群里被昵称“老师”。邹祁记忆力过人,“小学老师曾认为我能去搞高精尖”,他笑称,“我这就是传说中的外路精神吧,用正地方不考上北大了”?十年前,邹祁开始在旅顺最有影响力的本地网站上发表关于旅顺历史的点点滴滴,受到网友的高度好评,一度成为本土网红。后来,他身边逐渐聚拢了一些同好,开展户外活动,走遍旅顺的各种遗址。在邹祁看来,旅顺的

故事太丰厚也太有价值,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正在淡出人们的记忆,实在是一种城市历史文化的损失。于是,他想利用新的媒体形式宣传旅顺风貌,传承旅顺故事。

“2019旅顺故事新编”的群友,邹祁多数认识,做旅游和文化方面的人比较多,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很多人有在旅顺生活的经历,“旅顺记忆”成为群友们的情感纽带。邹祁制定了非常严谨的群规,偶尔会礼貌地提醒越界的群友“守规矩”。邹祁是这个群当仁不让的主讲人,每周,他在工余时间拿出一两个小时的时间,以《传奇太阳沟》为蓝本,分门别类地梳理讲述旅顺文化名人、老建筑、战争遗址、古今轶事。讲述中,邹祁的语气从容平缓,娓娓道来,间或有些冷幽默,口若悬河滔滔不绝,典故轶事他了如指掌,信

手拈来。

讲得精彩,却绝非信口开河哗众取宠,相反,时间、人物、事件,都相当严谨——“这个群里有高人”,邹祁说。每个主题讲完,群友们即自发展开热烈讨论,有的群友身在异国,但是不放过在国外报章文献中旅顺的任何蛛丝马迹,不时在群里抛出鲜为人知的史料、图片。有的群友则在邹祁讲述的基础上,补充属于个人的“旅顺口述历史”。

每讲完一个主题,群友们回味无穷,意犹未尽。有位群友发了一段怀旧音乐,说,这刚好是他在群里的心理写照:“离开小城多年的游子,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清晨漫步在太阳沟的大街上,看着眼前的一切,找寻小时候的影子……”

小寒时节,窗外北风清冽,微信群里却温润如春——岁末多寒意 心暖是故乡。

的小城,因为有着群友们共同的温暖记忆,成为他们魂牵梦绕的地方。

创建这个微信群的,是在旅顺文物管理委员会工作的邹祁。70后的他,是土生土长的旅顺人——父母都是军人,因为驻军而扎根小城。从幼儿园到读书,再到机关工作,邹祁的履历几乎没有离开过旅顺。儿时,在太阳沟、老旅顺的街道公园、房前屋后玩耍淘气,那些默默无言却见证了中国近代史上许多事件的建筑和遗址,随着他的年龄增长渐渐成为无字课本和露天教室——从兴

文 本报记者 周媛 图 张大维

上周,我市著名作家素素登上央视七套的电视专题片,向社会呼吁关注旅顺口文化遗产保护。在一个有500名群友、名为“2019旅顺故事新编”的微信群里,这个话题一时间也引发热议,尽管大家的观点不尽相同,但是对小城旅顺的如数家珍、密切关注和由衷热爱却溢于言表——这个群里的成员绝大多数有在旅顺生活的经历,有的已经移居他乡异国,承载了厚重历史文化内涵

暖在  
天涯

### 阿尔卑斯山脚下,波黑姑娘背井离乡的身世感动了画家 她捂着湖景小画就像摸到了家乡

可能被游人踩翻的极限。

一位黑衣少女踱步于画架间,不久再次兜回,她引起了我的注意。她蹲下

看画,与画家热切地交谈……忽然眼角涌出了泪水。听到画家的慢腔应对,我渐渐明白了她的泣说。姑娘是波黑人,家乡在一个名叫沃兹尼亚克的美丽湖畔。湖对岸的山那边是邻国塞尔维亚,看到的远山则是迪拉纳阿尔卑斯山。湖山相映,乐业安居。有一天,这番静美突然就变成了仇杀的血污,湖边尸体随处可见,她跟家人逃到了这里,饭店打工过得并不殷实,但她坚持不离开,因为这里有湖,和家乡一样的。

她和画家在谈一幅湖景小方画的价钱。画家最后似被感动,低价出手了。姑娘将画捂在胸前,如同摸到了自己的家乡,乐颠颠地走了。

夜晚的休河(运河的名称)街巷幽静,从无数个伯尔尼式中世纪石拱门穿来趟去,只有鞋踩在面包

石路上的哒哒声。河里白天鹅还在安详地划水,夜幕中甚是突显,临水咫尺的民居小窗仍闪着昏黄的灯光,可以清晰地瞧见有人阅读的影子……

蓦地,又见到白天买画的波黑姑娘。她好像也认出了我,友善的眼神递过来:“前面就是我工作的餐馆,”她搭腔了。我们自然地并肩而行,她又讲起老家那令人神往的沃兹尼亚克湖,似更为清冽,有一种松脂的味道。听到这样的形容,眼前的空气中果然也弥漫着大湖那般清新略带腥味的甜意。走过有名的河心尖岛科勒宫,石头路餐馆群,不知怎么就拐到了小小的法国名人卢梭像前。这个伟大的人20多岁就来到浪漫的此地,与一位夫人相恋,生了好几个孩子,若不是幡然警醒,世界上差点少了个启蒙思想家。

这个话题逗乐了我们,波黑姑娘终于一露银铃般的真声。我问“有湖就有童话吗?”她用异样的眼神看着水面,良久也没有出声。

文/图 天歌

### 萝卜,你是在看雪吗?

暖心  
时刻

7岁的萝卜跳上阳台,若有所思地望着窗外纷飞的雪花,专注的表情惹人怜爱。我拿起手机,拍了张照片发到微信里,起了个颇具文艺范儿的标题“小萝观雪”。

这是1月8日早上的事儿,那漫天飞舞的雪花是2019年大连的第一场雪。女儿上大学后,我的生活一下子空落落的。同事家的狗下崽儿了,我要了一窝里最小的这只,取名萝卜。

我拿萝卜是当儿子养的。萝卜三四月大时,我不经意间摸到他肚子底下长了一个蚕豆大小的包块,咨询了一圈养狗的朋友,也没确定是什么东西,一时没了主意,怀疑萝卜患了可怕的肿瘤,抱着萝卜冲到离家最近的宠物医院,黑黑胖胖的中年男医生伸手摸了摸萝卜的腹部,然后,抬起头,一脸的轻蔑:“不知道这是啥啊?”

“医生,啥病?能治么?”我心惶恐。

“你结婚了么?”他的目光怪异。

“女儿都上大学了。”我纳闷,这医生神经,给狗看病,问我还没结婚干嘛。

“真不知道这是啥? 睾丸!”他铿锵的语音中充满了不屑。我尴尬地提问:“可人家的狗狗都是两个啊?”医生这才平和地给我解释萝卜的病情,隐睾症,有一个长在股沟里了,建议给萝卜做睾丸切除手术,否则,未来患癌症的几率比较大。这是大手术,得开腹腔取出里面的那一个。我既怕萝卜承受手术的痛苦,又怕萝卜失去了谈恋爱的能力,一直没给它手术。走一步算一步,到萝卜老了真得病了再说吧。实际上,被那个医生断定不适合做种犬的萝卜谈了一箩筐的恋爱。“小萝观雪”是文学老妈的唯美想象,萝卜跳到一米多高的阳台上,凝神守望的,是自己的女朋友——邻楼的小果冻。

文/图 张秀英



美丽的安纳西湖畔。

离开日内瓦深蓝色的莱蒙湖不久,便进入了法国。路标直指安纳西Annacy,网上的说明是:迷人的小城。

虽然离开瑞士边境不过几十公里,但已渐远了山民的味道。这里有一个巨大的堰塞湖,镇上的旅馆,朝着湖那端的房间是贵不少的,欧洲老客称“阿尔卑斯山的阳台”,当然能看到懒洋洋的雪山横卧在平静的湖上。那湖就是有名的盛着阿尔卑斯雪水的安纳西湖。

在湖边圣克莱尔步行小街旁边,有很多逼仄的小店,却硬是挤满了大腹宽臀的欧洲游客。爱情小桥(确有浪漫情结)转弯处恰有块稍宽的地方,几米见方,正是风景画家一早就占据的摊位,这些精细的人尽量多地摆上几个画框,直至



“小萝观雪”。